

掌，狀似甕片，又類玉，半青半赤，甚辨焉。生異之，取置篋中。及抵家，故舊蕩盡，無財賄以求敘，假屋市肆。賈客胡人等多舊相識者，哀之，皆分以財帛。

嘗因胡客，自為寶會，胡客法，每年一度，與鄉人大會，各閱寶物。寶物多者，戴帽居上坐，其餘以次分列。召生觀焉。生懷石片與坐，不敢宣言。食訖，諸胡出寶。上坐者，出明珠四，其大，逾徑寸餘。胡皆起，稽首禮拜。其次以下所出者，或二或三，悉是寶。至生坐，諸胡咸笑，戲曰：「君亦有寶否？」生曰：「有之。」遂出所懷以示之，而自笑。三十餘胡皆起，扶生於坐首，禮拜。生猶疑見謔，不勝慚悚。後知誠意，大驚。其老胡亦有泣者。眾遂請市此寶。生大言索百萬，眾皆怒曰：「何輕辱此寶。」加至千萬乃已。生潛問胡，胡云：「此國之寶。因亂失之，已經三十餘年。我王求之，雲『獲者，拜國相，得厚償』，豈止於數百萬哉。」問其所用，則寶母也。王自海岸，設致之。一夕，明珠寶貝等，皆自聚，故名寶母也。生由是倍富於初。

張牧

張牧過點蒼山，拾一圓石，徑寸，明於水晶。映月視之，則有綠樹陰，陰下有一女子，坐繩牀，觀白兔搗藥，兔不停忤，樹葉若風動，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鬢髻，或微笑。意其為 娥也。一夕，召客看月，出以示之。忽躍入空中，明於月，不知所之。

龍枕石

太倉王萬戶蒼野，為相國宗人。領兵巡海，泊舟山下。一小寺僧駭曰：「此非泊舟所，得無懼乎？」王疑僧厭客。又其地為港口，可避風。而是夜宴寢，益謂僧言虛也。旋登山頂，見古廟無人。廟後台際，石長二丈有餘，闊厚皆尺餘，明瑩如水晶，照見內跏坐金觀音，大奇之。問前僧曰：「此石誰主者？」僧曰：「無主。第石名龍枕，晴時，常見二龍枕臥其上，謂不泊者，恐不可犯耳。」王疑僧嚇已，又恃力眾，竟運至舟。大喜，少頃，黑雲四起，微見風雷。而港口山自攢合，數十舟碎如口壓，溺死者數十人。王與眾竭蹶奔山，乃得免。愧見前僧。及訪山巔，石依舊在焉。

上清童子

唐貞元中，岑文本嘗於山亭避暑。忽有叩山亭院門者，云：「上清童子元寶。」文本納之。儀質爽邁，衣服纖異，冠青圓角，履青圓頭，衣服輕細如霧，曰：「僕，生自漢，本於吳。已得不凝滯之道，遂為吳王進入漢帝。漢帝有事，擁遏教化，不得者無不相問。僕嘗以方圓行下，皆得通暢，由是自著。文武二帝，迄今至哀帝，皆相眷。王莽作亂，方出外方，所至皆沐人憐愛。自漢成帝時，遂厭人間，乃屍解而去。或秦或楚，不常厥居。聞公好道，故此相謁耳。」文本詰以漢、魏、齊、梁間君王社稷之事，了了如目睹。因言史傳間，屈者、虛者亦甚多。文本曰：「冠帔，何制度之異？」對曰：「夫道，在於方圓之中。僕外服圓而心方正，相時之儀也。」又問曰：「衣服皆輕細何？」對曰：「此是上清五銖服。」又問曰：「比聞六銖者，天人衣何五銖之異？」對曰：「尤細者，則五銖也。」談論不覺日晚，乃別去。才出門，而忽不見。

文本知是異人，後令人潛送。詣其所止，出山亭門，東行數步，於院牆下，瞥然而沒。文本命工掘之三尺，得一古墓。墓中無餘物，惟得古錢一枚。文本方悟：上清童子，是青銅；名元寶，錢之文也；外圓心方，錢之狀也；青衣，銅衣也；五銖服，亦錢之文也；漢時生於吳，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土也。文本得之，而錢帛日盛，後官至中書令。十餘年，忽失古錢所在，而文本遂薨。

聚寶竹

溫州巨商張願，世為海賈。往來數十年，未嘗失。時紹興七年，因涉大洋，遭風漂船，不知所屆。經五六日，得一山，修竹裊雲，彌望極目，乃登岸伐十竿，擬為篙棹之用。方畢事，見白衣翁云：「此非汝所當留，宜急回，不可緩也。」篙師叩首白曰：「某輩已迷失路，將葬魚腹，仙翁幸教歸途。」翁指東南，得還。

十竹已雜用其九。臨岸有倭客及崑崙奴，望桅檣拊膺大叫「可惜」者，不絕口。既泊，眾凝涕船內，見一竹尚存，爭欲求買。曰：「吾不論價，願索錢二千緡。」眾齊聲歡答，即就近取錢以償。願曰：「此必定至寶也，非五千緡不可。」崑崙奴尤喜，如其數，輦錢授之，而後立約。約定，願問之，曰：「此竹既成交易，不可反悔。然我實不識為何寶，而汝曹競欲售，盍為我言之？」對曰：「此乃寶伽山聚寶竹。每立竿於巨浸中，則諸寶不彩而聚，吾畢世尋求，視鯨波滔天如平地。然但知其名，未嘗獲睹也，雖累千萬價，亦所不惜。爾奚知之。」願乃嗟歎而去。

龜寶

徐太尉彥若之，赴廣南，將渡小海，有隨軍於海淺瀨中，得一小琉璃瓶，大如嬰兒之拳。內有一小龜，長可寸許，往來旋轉其間，略不停止。瓶口僅如錢，不知所人之由也。因取而藏之。是夕，忽覺舟重，而且欹，有危覆之狀，亟起視之，乃有眾龜，千萬層疊，就船而上。彥大懼，急取瓶投諸海，眾龜遂散。既而以告胡人，胡人曰：「此所謂龜寶也，希世之靈物。若得而藏諸家，何慮寶藏之不豐哉。」

波斯人

昔波斯人來閩，相古墓，有寶氣，乃謁墓鄰以錢數萬，墓鄰不許。波斯曰：「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。」墓鄰始受錢。波斯發之，見棺中惟存一心，堅如石。鋸開有佳山水，青碧如畫，旁有一女，靚妝憑欄凝睇，益此女有愛山水癖，朝夕玩望，吞吐清氣，故能融結如此。

陸傳

吳郡陸，家於長城，世以明經仕。自幼嗜面為食，食愈多而質愈瘦。及長，從本軍貢於禮部。既下第，遂為生太學中。後數月，有胡人數輩，攜酒食，詣其門。既坐，顧謂曰：「吾，南越人，生長蠻貊。聞唐天子羅天下英俊，任欲以文化動四夷，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，將觀太學文物之光。惟吾子峨焉其冠，焉其莊然其容，肅然其儀，真唐朝儒生也，我故願與子交歡。」謝曰：「幸得藉

名於太學，然無他才能、何足下見愛深也？」於是，相與歡宴，酪酏而去。信士也，以為群胡不敢欺。

旬餘，群胡又至。持金繒為壽，始疑其有他，即固拒之。胡人曰：「吾子居長安中，惶惶然有饑寒色，故持金繒，為子一日僕之費。所以交吾子歡耳，無有他瀆，幸勿疑也。」

不得已，受金繒。及胡人去，太學中諸生聞之，偕來謂曰：「彼胡率愛利，不顧其身，爭鹽菜之微，尚致相賊殺者，寧肯棄金繒為子壽乎？且太學中諸生甚多，何為獨厚君耶，是必有故，君宜匿身郊野間，以避之也。」

遂僑居渭上，杜門不出。僅月餘，群胡又詣其門，大驚。胡人喜曰：「比君在太學中，我未得盡言。今君退居郊野，果吾心也。」既坐，胡人挈手而言曰：「我之來，非偶然也，蓋有求君耳。幸望諾之。且我所祈，於君，固無害；於我，則大惠也。」曰：「謹受教。」胡人曰：「吾子好食麵乎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食麵者非君也，乃君腹中一蟲耳。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，君餌之，當吐出蟲，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，其可乎？」

曰：「若誠有之，又安有不可耶？」已而，胡人出一粒藥，其色光紫，命餌之。有頃，遂吐出一蟲，長二寸許，色青，狀如蛙。胡人曰：「此名消面蟲，實天下之奇寶也。」曰：「何以識之？」胡人曰：「吾每旦，見寶氣互天在大學中，故我輩得以謁君。然自一月餘，清旦望之，見其氣移於渭水上，果君遷居焉。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結，故好食麵。蓋以麥自秋始種，至來年夏季成實，受天地四時之全氣，故嗜其味焉。君宜以麵食之，可見矣。」即以麵斗餘致其前，蟲乃食之，立盡。又問曰：「此蟲所用也？」胡人曰：「夫天下之奇寶，但稟中和之氣，此蟲乃中和之粹也。執其本而取其末，其遠乎哉。」既而以筒盛蟲，又以金函局之，命置於寢室，謂曰：「明日當即來。」及明旦，胡人以十兩重輦金玉絹帛，約數萬，獻於。共持金函而去。

自此大富，致園屋，為治生具，日食梁肉，衣鮮衣，游於長安中，號豪士。僅歲餘，群胡又來，謂曰：「吾子能與我偕游海中乎？我欲探海中之奇寶，以耀天下，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？」既以甚富，素用閒逸自遂，即與群胡俱至海上。胡人結宇而居，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，構火其下，投蟲於鼎中，煉之七日不絕煉。忽有一童，分髮，衣青襦，自海水中出，捧白盤。盤中有徑寸珠甚多，來獻胡人。胡人大聲叱之，其童色懼，捧盤而去。僅食頃，又有一玉女，貌極冶，衣露綃之衣，佩玉珠，翩翩自海中而出，捧紫玉盤，中有大珠數十，來獻胡人。胡人罵之，玉女捧盤而去。俄有一仙人，戴碧瑤冠，衣紫霞衣，捧絳帕籍盤，中有一珠，徑二寸許，奇光泛彩，照數十步，仙人以獻胡人，胡人笑而受之，喜謂曰：「至寶來矣。」即命絕煉，自鼎中收蟲，置金函中。其蟲雖煉之且久，而跳躍如初。胡人吞其珠，謂曰：「子隨我入海中，慎無懼。」

即執胡人佩帶，從而入焉。其海水皆豁開十步，鱗甲之族皆辟易迴避去，游龍宮，入鮫室，珍珠怪寶任意所擇。才一夕，而獲甚多。胡人謂曰：「此可以致億萬之富矣。」已而，又以珍具數品遺於。

售於南越，得金千鎰，由是益富。後竟不仕，老於閩越中。

[返回 >> 豔異編續集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